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九

列傳

唐

十九

王義方

員半千

韓思彥

琬

蘇安恒

薛登

王求禮

柳澤

范爽

馮元常

元淑

蔣欽緒

沈清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客于魏孤且窶事母謹甚淹究經

術性謇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太宗使宰相聽其論於是尚書外郎獨孤慙以儒顯義方引逮百家異同連拄慙直出其上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素善張亮亮抵罪故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

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
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
開露人壯其誠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
選生徒為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簫登降跽立人
人悅順久之徙洹水丞而亮兄子皎自朱崖還依義方
將死委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許之以皎妻少故與之
誓於神使奴負柩輟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皎原武
歸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遷雲陽丞顯慶元年擢侍御

史不再旬會李義府私納囚婦淳于迫大理丞畢正義

縊死

詳見義府傳

無敢白其姦義方自以興縣屬不三時拜

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
罪即白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死
不恨義方即上言義府於輦轂之下作姦肆虐擅殺六
品寺丞就令正義自縊亦由畏義府權勢殺身滅口如
此則生殺之威不自主出履霜堅冰漸不可長請下有
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

帝方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
叅軍歲滿不復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
卒年五十五義方為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
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不貪類此
始魏徵愛其材也每恨太直後卒以疾惡不容于時既
死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廬冢側三年乃去彥先齊
州全節人武后時位天官侍郎

員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

凝之事宋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
因自姓員終鎮西將軍平涼郡公半千始名餘慶羈州
通書史客晉州州舉童子房玄齡異之對詔高第已能
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
常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凡舉八科
皆中咸亨中上書高自稱譽不報調武陟尉歲旱勸令
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
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讓太

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釋之俄舉
岳牧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衆未對半
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
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
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
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
以戰帝曰善既對策擢高第歷華原武功尉厭卑劇求
為左衛胄曹叅軍使吐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為

古人乃在朝邪境外事不足行宜留待制即詔入閣供奉遷司賓寺主簿稍與丘悅王劇石抱忠同為弘文館直學士又與路敬淳分日待制顯福門下擢累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皆浮俠少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會詔擇牧守除棣州刺史復入為弘文館學士武三思用事以賢見忌出豪蘄二州刺史半千不顯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為太子右諭德

仍學士職累封平原郡公表丐骸骨有詔聽朝朔望半
千事五君有清白節開元九年遊堯山沮水間愛其地
遂定居卒年九十四即葬焉吏民哭野中抱忠長安人
善屬文初置右臺職官志光宅元年分臺為左右自清道率府長史為
殿中侍御史進檢校天官郎中領選清平坐慕連耀伏
誅悅河南人亦善論議仕至岐王傳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游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
為匪人所辱思彥欲殺之律不可舉下筆成章志烈秋

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弘文館仗內供奉巡察劔南益州高資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救廚宰飲以乳二人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賴公寤我乃請輟訟至西洱河誘叛蠻降之會蜀大饑開倉賑民然後聞璽書褒美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盜後太白晝見勸

帝修德答天譴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沒富貴主何事邪義府謝罪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萬緡思彥劾處死武后為請而免義府與諸武共譖思彥出為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釋其冤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受至官闕月自免去放蹟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叅軍帝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邪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太屈復召為御史俄出為江都主簿又徙蘇州錄事叅

軍罷客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
為頌餉縑二百不受固請為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
縑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矩梗野拜
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敬玄劾奏思
彥見天子不蹈舞負氣鞅鞅不可用時已拜乾封丞故
徙朱鳶丞遷賀州司馬卒始思彥在蜀引什邡令鄧惲右
坐曰公且貴願以子孫委公比其斥而惲已為文昌左

丞子琬

琬字茂貞州舉茂才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

中拜監察御史景雲初

按唐會要載此疏在景雲二年

上言國安危在

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故以智

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間農不

勸而耕者衆法弛而犯者寡在位忠正清白者比肩立

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

不厲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其故奈何維以王道也自茲

以來任巧智斥謇諤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貪冒者謂能

清貞者謂孤浮沈者謂黜剛正者謂愚人趨家競風俗
淪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
天下淳薄相反由治則然今為治者不務省事而務捉
搦夫捉搦者法也法而益國設之可也比法令數改行
未見益止未見損譬弈者一碁為善而復之者愈善故
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又言臣竊聞永淳時
雍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今婦夫女役所在有
之不知怪也調露時河內尉劉憲父喪人有請其員者

有司以為名教不取今且謂為見機太宗朝司農以市木槿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直貴故百姓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頗刻剥名為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耳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競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鏹積粟相夸今匿貲以示贏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闔宗逃亡

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悉數
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
劾吏能引者也而解者卒未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
量能授官庶有益風化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
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
入不報出監河北軍兼按察使先天中賦絹非時於是
穀賤縑益貴丁別二縑人多徙亡琬移檄罷督乃聞詔
可開元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官卒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博學尤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
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
恒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
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
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
不傳位東宮休養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竝興且梁河
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
侯任以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

請以都統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皇家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今太子年德已盛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何施顏面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傾陛下以臣為忠則擇是而用以為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於是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恒獨申

敕曰陛下始革命天下以為明納諫之主暮年以來天下以為受佞之主元忠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讐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懼迂易之等意徒死無益況賊虜方彊賦斂重困而自縱纔慝搖變遐邇臣恐四夷低目窺覘為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陞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

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翼無使驕橫為社稷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欲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神龍初為習藝館內教節愍太子難或讒安恒豫謀死獄中睿宗立知其枉詔贈諫議大夫

薛登常州義興人父士通為隋鷹揚郎將江都亂與州民間人遂安據城拒賊武德初持地自歸授東武州刺

史輔公祐反士通與賊將西門君儀戰破之及平封臨汾侯終泉州刺史登通貫文史善議論根證該審與徐堅劉子玄齊名調閭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上疏曰比觀舉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推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為先雕蟲為後故人崇勸讓士去輕浮蓋冀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漢世

求才猶徵百行閭里推高然後府寺交辟魏取放達晉
先門閥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帝納李諤之言詔禁
文章浮詞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不典實得罪由是
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赴速趨
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
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
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
舉覓者自求也循常之人弃疏取附戚施拜伏寢以成

風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効官武閱守禦昔吳起將戰左右進劒吳子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服蓋不取弓劒之用也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時四夷質子

多在京師及還竝為邊害登諫曰伏見突厥吐蕃契丹
往因入侍竝被獎遇官戎秩步黷門窺圖史成敗熟山
川險易狼子孤恩懼為後患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為
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
以劉石作難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由余効忠日碑盡
節然臣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
道竊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
夷人保彊邊邑無事武后不納久之出為常州刺史屬

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潰震登嚴勒守備闔境賴安再
遷尚書左丞景雲中為御史大夫僧慧範怙太平公主
勢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治之或勸以自安答曰憲
府直枉朝奏暮黜可矣遂劾奏反為主所構出岐州刺
史遷太子賓客開元初為東都留守再為太子賓客登
本名謙光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名坐子累歸田里
家苦貧詔給致仕祿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

王求禮許州長杜人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

營明堂凋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為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不報武懿宗之禦契丹河北懦弱不進賊敗數州去懿宗乃條為賊誣誤者數百族請誅之求禮劾奏曰此無良邊吏教習城不完固為虜脅制寧素持叛心哉懿宗擁兵數十萬聞敵至走保城邑乃更移禍無辜之人請斬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大懼后盡赦其人當是時契丹陷幽州饋輓屈竭左

相亶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助軍興求禮
曰公祿萬鍾正可輟仰祿之人可奈何欽望拒不應既
奏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俸使宰相
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姚璿曰秦漢皆有稅算以佐軍求
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虛天下事邊奈何使陛下效之
后乃止久視元年三月大雨雪
按新書作久視二年三月吳縝糾謬曰久視止有元年至次年正月丁丑改元大足至十月又改元長安無久視二年三月也五行志久視元年三月大雪疑即此事而誤以為蘇味道等以為瑞率羣臣入賀求禮二年爾今據改

讓曰季春雨雪為瑞雪則冬月雷渠為瑞雷邪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求禮即厲言今陽氣僨升而陰冰激射此大災也主荒臣佞瑞何自來羣臣震恐后為罷朝然以剛正故仕不達神龍初終衛王府叅軍

柳澤蒲州解人曾祖亨字嘉禮大業末為王屋長陷李密已而歸京師高祖以外孫竇妻之三遷左衛中郎將壽陵縣男以罪貶邛州刺史進散騎常侍代還數年太宗召見拜光祿少卿亨射獵無檢帝謂曰卿於朕舊且

親然多交游自今宜少戒亨由是痛飭厲謝賓客力吏

事終檢校岐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恭舊

敬云謚澤風度方嚴景雲中為右率府鎧曹叅軍四歲不

遷先是中宗時長寧宜城安定諸公主及后女弟昭容

上官與其母鄭尚宮柴隴西夫人趙及姻聯數十族皆

能降墨敕授官號斜封及姚元崇宋璟輔政白罷斜封

官數千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澤詣闕上

疏曰臣竊見神龍以來紀綱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

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天下溷亂幾危社稷陛下耳目所親豈可忘誠且斜封官者皆僕妾私謁迷謬先帝陛下即位之初用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誤陛下又尚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惟陛下裁察疏入不報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事乃上書曰臣聞危者保其存也亂者有其理也安不忘危

理不忘亂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下畏親貴為而不禁寵倖撓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則姦詐起而暴亂生焉雖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陛下欲親與愛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階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梯也非福之也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啓願采溫良博聞恭儉忠鯁者為之僚友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朝夕講論出入侍從交修不逮又今貴戚

打毬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盤游藪澤書曰內作色
荒外作禽荒惟陛下誕降謀訓勸以學業示之以好惡
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
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
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睿宗善之拜監察御史開元中轉殿中侍御
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
以進澤上書曰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乃治國之巨

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歷遷太子右庶子為鄭州刺史未行卒贈兵部侍郎澤從祖範爽

範貞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道恪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敢不盡

愚帝乃解高宗時歷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夷字子邵父隋時使高麗卒故往迎喪號踊盡哀為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為皇后遷中書侍郎進中書令皇后挾媚道覺罷為吏部尚書后廢貶愛州刺史許敬宗等構夷通宮掖謀行鴆毒與褚遂良朋黨罪大逆遣使殺之沒其家神龍初乃復官爵子孫親屬緣坐者悉免開元初澤兄渙為中書舍人上言臣從伯祖夷去顯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門同被譴戮雖被

原雪而子孫殆盡唯曾孫無忝客籍龔州陛下先天後
詔書嘗任宰相竝錄其後況臣之伯祖無辜被誅今橐
篋未還後嗣僑處願許伯祖歸葬孤孫北遷於是詔無
忝護喪柩歸鄉里官給喪事無忝後歷潭州都督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曾祖子琮北齊右僕射叔祖慈明
仕隋為內史舍人奉詔討李密為密將所縛身數創密
厚禮之情謂曰東都危蹙我欲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
公同之慈明曰公家事先帝名在王室乃挾玄感舉兵

亡命至今復圖反噬何邪密囚之俄為翟讓所殺武德
初贈吏部尚書諡壯武元常舉明經及第調浚儀尉高
宗時累擢監察御史劾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人甚
賴歷尚書左丞嘗密諫帝中宮權重宜少抑帝雖置其
計而內然之由是為武后所惡元常在職修舉識鑒澄
遠帝委遇特厚帝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嵩
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偽
不可以示羣臣后怒出為隴州刺史會天下岳牧集乾

陵后不欲元常得會故道徙眉州刺史劔南有光火盜
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
脫甲面縛賊平轉廣州都督詔便驛赴官安南酋領李
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州縣詔元常討之率士卒航海
馳檄先示禍福賊黨多降元常縱兵斬首惡而還雖有
功猶以拂旨見怨不錄功凡三徙終不得至京師卒為
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下獄死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
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

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願通婚

從弟元淑武后時歷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令右善去惡
人稱為神明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
出俸餘以給貧窮咸識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為苦
中宗降璽書勞勉付狀史官元淑約潔過於元常然剛
直不及也終祠部郎中

蔣欽緒萊州膠水人工文時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
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帝疑

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循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它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時邪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其務薦引士類此欽緒精治道馭吏整嚴雖銖秒罪不貸出為華州長史蕭至忠自晉州被召過欽緒欽緒本姻家因戒曰以君才不患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忠竟及禍開元十三年以御史中丞錄河南囚宣慰百姓振窮乏徙

吏部侍郎歷汴魏二州刺史卒

子沈亦博學以孝廉授洛陽尉遷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清俱為才吏有名天寶間始河南尹

舊書作長史按是時已改為尹

韓朝宗裴迴嘗委以訊覆檢句處事平允剖斷精當羣僚莫能望也乾元中歷陸渾盤屋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沆賢令供億當有素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遷長安令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渭橋運出納使元載持政守道

士類不遷沆以故滯郎位不得調常袞代相聞士議恨沆屈擢御史中丞東都副留守再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德宗出奉天沆奔行在為賊所拘欲誘署偽職沆絕食不應命竄伏里中不復見京師平乃出擢右散騎常侍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清舉明經中第調鞏丞東京留守李愷賢之表為判官與愷同死安祿山亂贈禮部侍郎敬宗時錄其孫郾為伊闕令初清蒙難以秩卑不及諡大和初吏部郎中王

高言之朝追諡曰忠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

列傳

唐二十

唐臨

皎紹

張文瓘

太宗錫

徐有功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瑾之孫其先自北海內徙武德初隱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引直典書坊授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太子廢出為萬泉丞有

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畝不
許臨曰若有所疑臨請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
約囚如期還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
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
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俄持
節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
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
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

紛訴不已獨臨所訴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
寃所以絕意帝歎曰為獄者不當若是耶永徽元年拜
御史大夫蕭齡之嘗任廣州都督受賕當死詔羣臣議
請論如法詔戮於朝堂臨建言羣臣不知天子所以議
之之意在律有八王族戮於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
貴也今齡之貪贓狼戾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他囚故
議之有司又令入死非堯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為後世
法帝然之齡之齊高帝五世孫由是免死臨累遷吏部

尚書初來濟謫台州李義府謫普州臨奏許禕為江南
巡察使張倫劍南巡察使禕與濟善而倫與義府有隙
武后常右義府察知之謂臨遣所私督其過坐免官起
為潮州刺史卒年六十臨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性寬簡
專務掩人過見妻子必正衣冠

兄皎武德初為秦王府記室從王征討掌書檄貞觀中
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為限皎請以冬初
集盡季春止後遂為法

按唐會要武德初因隋舊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即停至貞觀

二年劉林甫為吏部侍郎以選限既促多不究應遂奏
四時選隨到注擬當時以為便貞觀十九年十一月馬
周為吏部尚書以四時特衡略無暇休遂奏請取所由
文解十月一日赴省三月三十日銓畢按韋述唐書云
貞觀八年唐皎為吏部侍郎以時漸太平選人稍衆請
以冬初一時大集季春而畢至今行用之諸史又云是
馬周未知孰是兩存焉據此則唐代史官已有二說故
會要兼存之以示傳疑今新舊唐書並用韋述之說以
為皎事而新書選舉志又以為周事蓋由歐
宋分撰各據所聞取捨不同致有此差互耳終益州

長史贈太常卿子之奇給事中坐章懷太子屬
徙邊後除括蒼令與徐敬業起兵誅臨孫紹

紹神龍時為太常博士遷左臺侍御史度支員外郎常

兼博士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莫給鼓吹詔可紹
言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為警衛故曲有靈變吼
鵬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備禮得兼用之男
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郊祀雖重不設軍樂奈何令鉦
鼓之音得接於閨闈哉且在令五品官昏葬無給鼓吹
者惟京官五品得假四品用鼓吹為儀今五品官不得
給五品官母妻得給便是班秩本因夫子儀飾乃復過
之事非倫次難為定制請置前詔用舊典

按新書載此
疏刪削太甚

不成文理舊書全載本文而脫去十餘字
辭意斷續不可尋究今用音樂志參補 不省中宗始

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欲諂韋后即奏以皇后亞獻安
樂公主終獻又四時及列帝誕日遣使者詣陵如事生
紹以為非禮引正誼固爭又以武氏吳陵順陵置守戶
五百與昭陵數同三思及子崇訓墓守戶多於親王五
倍韋氏褒德廟衛兵多於太廟上疏請量裁減又言比
羣臣務厚葬眩耀相矜下逮衆庶流宕成俗願按令切
敕裁損凡明器不許列衢路惟陳墓所昏家盛設障車

擁道為戲樂損貲動萬計傷化素禮不可示天下事雖
不從議者美歎睿宗即位數言政損益再遷給事中兼
太常少卿先天二年玄宗講武驪山紹以典儀坐失軍
容當斬帝怒甚執燾下左右猶冀少貸金吾將軍李邕
遽傳詔斬之時深咎邕帝亦悔俄詔罷邕官擯死於家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
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
李勣為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

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勅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
文瓘文瓘以疑請勅曰子無為嫌若某猶豫少決故贈
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

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再遷水部員外郎
時兄文琮為戶部侍郎於制兄弟不並臺閣出為雲陽
令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總章二年遷東臺侍郎

同東西臺三品

按新書本傳作乾封二年考本紀及宰相表皆云乾封二年文瓘以東臺舍人

參知政事總章二年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本傳云乾封乃總章之誤今改正遂與勅同

為宰相俄知左史事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
征討四夷京師養廐馬萬匹帑廩寢虛文璫諫曰王者
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
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
於未危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繒錦百段為
減廐馬數千改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兼大理卿
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囚相與
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胄後拜侍中兼太

子賓客諸囚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嚴正未嘗回容諸司奏議悉心糾駁故帝委之或時移疾他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徃共籌之或曰已議即皆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卧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二虜俱事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詔可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

以自取名衆乃止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諡曰懿以
嘗事孝敬皇帝詔陪葬恭陵四子潛為魏州刺史沛同
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
張家韋溫誅涉為亂兵所殺

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為倦
貞觀中為治書侍御史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文皇帝
頌優制褒美拜戶部侍郎坐房遺愛從母弟出為建州
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建壇墮民悅從之

卒於官

子錫久視初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代其甥
李嶠為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為張易之所右與鄭杲俱
知選坐洩禁中語又賕謝鉅萬下獄武后將斬之既而
流循州神龍中累遷工部尚書兼修國史東都留守韋

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出為絳州刺史

按新書云

旬日出絳州吳縝糾繆曰據睿宗紀張錫以景雲元年
六月壬午日同三品至七月壬戌貶絳州刺史乃四十
日非旬日也今據改累封平原郡公卒文琮從父弟文收終太子

率更令善音律著新樂書十餘篇

徐有功名弘敏避孝敬皇帝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
孫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襲封東莞縣男為政
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
之訖代不辱一人載初元年累遷司刑丞時酷吏周興
來俊臣邱神勣王弘義等構陷無辜皆抵極法朝野震
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
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責息錢於貴鄉遣家奴

督敏因遺書與尉顏餘慶相間會冲坐逆誅魏州人告
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
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為冲督償通書
合謀明甚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
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
律以造意為首尋赦文云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赦
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
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

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師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為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虺貞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陞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偽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如此護宥者數十百姓

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
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
止殺就羣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
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
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
史李仁褒兄弟為人誣構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
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面欺者亦斬在古析言
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

免官俄起為左肅政臺侍御史天下間有功復進皆欣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為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論天官秋官及朝堂三司理匭使愆失言今選曹諉囑公行

罵謗滿路獄吏行酷法妄劾斷事表生情法外構理雖
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閤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寃正
增其枉誠今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深詆
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奪
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竇孝謹妻龐為
其奴怖以妖祟教為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昶
鞠之龐當死子希城訟寃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
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

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
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
死有功免為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
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
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不可以私
害公嘗謂大理人命所繫若阿旨詭辭以求苟免天下
何望故持平守正執志不渝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
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由是少

袁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

越州都督

舊書作越州刺史
唐會要亦作都督

遣使就第弔祭賜物百段

授一子官開元初竇希瑊等請以已官讓有功于倫以

報舊德由是自大理司直遷恭陵令會昌中追謚忠正

或稱有幼仁恕過漢子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

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五世孫商別

有傳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二

通政使司副使臣施朝幹履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

唐 二十一

崔義玄

神基神慶琳

楊再思

季昭

蘇味道

李嶠

崔融

徐彥伯

李迥秀

韋巨源

竇懷貞

兢

宗楚客

紀處訥

祝欽明

郭山暉

蕭至忠

盧藏用

趙彥昭 和逢堯

崔義玄貝州武城人隋亂往見李密密不用河內賊黃
君漢為密守栢崖義玄見羣鼠度河稍刃有華文曰此
王敦亡兆也因說君漢以城歸乃拜君漢懷州刺史行
軍總管以義玄為司馬王世充將高毗寇河內義玄擊
走之多下屯堡君漢以所掠子女金帛分之拒不受以
功封清邱縣公太宗討世充數用其謀東都平轉隰州
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與王

友孟神慶俱以介直任永徽中累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破睦州攻歙殘之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時百姓訛言碩真嘗昇天能使鬼物犯其兵馬者輒滅宗衆皆兇懼司功參軍崔玄籍曰仗順起兵猶無成此乃妖人勢不持久義玄乃署玄籍先鋒而自統衆繼之至下淮戍禽其謀數十人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有以盾鄣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邪誰肯死敕去之由是衆為用斬首數

百級降其衆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義玄有章句學先
儒疑謬或音故不通者輒采諸家條分節解能是正之
高宗詔與博士討論五經正義武氏為皇后義玄贊帝
決又以后旨按長孫无忌等誅之終蒲州刺史年七十
一贈幽州都督諡曰貞后持政贈揚州大都督賜其家
實封戶二百子神基神慶

神基襲爵長壽中為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酷
吏所搆流嶺南中宗初稍用為大理卿

神慶舉明經武后時累遷萊州刺史入朝待制億歲殿
奏事稱旨后以歷官有佳政且其父於已有功擢拜并
州長史謂曰并州朕鄉里宿兵多前長史皆尚書為之
今授卿宜知所以委重者乃親為按行圖擇日而遣之
神慶始至有詔改錢幣法州縣布下俄而物價踊昂百
姓驚擾神慶質其非於朝果豪猾妄為之后喜下制褒
美初州隔汾為東西二城神慶跨水聯堞合而一之歲
省防禦兵數千神基既下獄馳赴都告變得召見后出

具獄示之神慶為申理得減死然用是貶歙州司馬長
安中累轉禮部侍郎數上疏陳時政轉太子右庶子封
魏縣子是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合預朝參有司移
文東宮召太子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微召
之詐內出龜以合之況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
誠重慎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慮事於未萌之前故長
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下異宮非朝朔望而別喚者
請降墨敕玉契詔可尋詔與詹事祝欽明更日侍讀東

宮歷司刑司禮二卿神慶嘗受詔推張昌宗獄頗闊略
神龍初昌宗伏誅坐流欽州卒五王得罪緣昌宗被流
者皆詔原雪贈神慶幽州都督

神慶子琳明政事開元中與高仲舒同為中書舍人侍
中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
尚何疑累遷太子少保天保二年卒祕書監琳長子儼
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
呵相望每歲時家宴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

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榮戟世號三戟崔家開元
天寶間中外宗屬無總麻喪初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
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
名若自意之誰乎即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
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
以族大恐附麗者衆卒不用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第明經調立武尉累遷天官員外
郎歷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

新書作御史中丞按本紀
及宰相表皆云延載元年

八月己巳以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楊再思為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舊書本傳合今從之延載

初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尋轉鳳閣侍郎封鄭縣侯遷內史居宰相十餘年阿匡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以襪再思入朝有車陷於潭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於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張昌宗坐事

司刑少卿桓彥範劾免其官昌宗訴諸朝武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昌為陛下治丹餌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彥範而賤再思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狐賦以譏之再思怒謫令言為長社令士愈嗤譟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殺綴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紫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華非

也正謂蓮華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俄檢校右庶子中宗立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京師留守封弘農郡公加兼揚州長史檢校中書令改侍中鄭國公賜實封戶三百為順天皇后奉冊使武三思誣陷王同皎再思與李嶠韋巨源按獄希意抵同皎死衆以為冤復拜中書令監修國史遷尚書右僕射仍同三品卒贈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諡曰恭

弟季昭中茂才第為殿中侍御史武后誅駙馬都尉薛

紹紹兄顗為齊州刺史命季昭按之不得反狀后怒放於沙州赦還為懷州司馬

蘇味道趙州樂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建冠州舉進士中第累調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才之會征突厥引管書記裴居道為左金吾衛將軍倩味道作章攬筆而具閑徹清密當時盛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為真坐事出為集州刺史俄召拜天官侍郎聖歷初

復以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長安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

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喘

可憐者武后聞之放錫嶺南釋味道

葉味道與張錫繫獄事舊書不載新

書本傳以為證聖元年貶集州刺史時事以本紀及宰相表二人歷官始末考之知本傳誤也吳縝糾謬曰當證聖之初張錫猶未為相味道貶集州自有所坐耳與張錫同下獄自是再入相之後久視長安之間錫雖流竄味道獲免未嘗被責也論甚允協今依通鑑載在長安元年奉使幽平等州按察兵

馬二年進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喪

事因庸役過程又侵毀鄉人墓田為蕭至忠所劾貶坊

州刺史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易之敗坐黨附貶眉
州刺史復還益州長史未就道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
史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為相特具位未嘗有
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嘗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
有悔摸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蘇摸稜手性友愛其弟
太子洗馬味元嘗請託不遂因慢折之味道怡然不以
為忤有文集行於世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為兒時夢人遺

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者駱賓王劉光業嶠最少與等夷授監察御史高宗擊邕巖二州判獠詔嶠監軍事入洞喻降之由是罷兵稍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久乃召

為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為之初置右御史臺察
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上疏曰禁網上疏法象宜簡
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苛碎伏見垂
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別敕令又三十餘
條而使以三月出都十一月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
奔逐不暇而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計欲令品
覈褒貶曲盡行能不亦艱哉臣願量其功程與以節制
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

所察按準漢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為多張事
目空費簿書且朝廷幾事常在四方故冠蓋相望郵驛
繼踵今巡使已出使凡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則傳驛大
減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以暮歲為之限容其身到屬
縣過閭里督察姦訛采訪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
史出入天禁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他吏相百也
按劾回庸糾撻隱欺比他吏相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
擇賢能委之心膂莫不盡力効死矣武后善之下制析

天下為二十道擇堪使者為議者所沮竟不行俄知天
官侍郎事進麟臺少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鸞臺侍
郎會張錫輔政嶠其出也罷為成均祭酒俄檢校文昌
左丞留守東都長安三年以本官復為平章事知納言
遷內史嶠辭煩劇復為成均祭酒平章事如故武后將
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
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
貧弱者衆有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

緡若頌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戶飢寒之苦德
無窮矣不納張易之敗坐附會貶豫州刺史未行改通
州數月以吏部侍郎召俄遷尚書神龍二年代韋安石
為中書令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
外官數千既見官僚猥衆府庫虛耗乃上書引咎辭職
并陳利害十餘事略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析之衛
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也陛下厭崇
邃輕尊嚴微服潛遊閱廛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

禍產意外縱不自惜奈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為惠冒級躡階朝陞夕改正闕不給加以員外內則府庫為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者進不可用者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尚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酋長類廉俸祿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乏窶不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山東病

水潦江左困輸轉國匱於上人窮於下如今邊場少疎盜賊輩起何財召募何衆閑遏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饑糟糠不厭而投艱阨之會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榮土木恐怒結三靈謗蒙四海又比緣征戍巧詐百出破後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羈名偽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移沒籍彥以州縣

甲第改為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捉驛者後逮小弱即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舉使姦猾不得容隱又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鼗鼓者已二萬員願量留之餘勒還籍以杜妄費中宗以其身宰相乃自陳失政勾罷官無所嫁非手詔詰讓嶠惶恐復視事

舊書云中宗以嶠昌

言時政之失自請罷免手制慰諭而不允與此異

三年加修文館大學士封趙

國公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政事下除懷州刺史致仕初中宗崩嶠嘗密請相王諸子不宜留京

師及玄宗嗣位獲其妻宮中或請誅之張說曰嶠誠惜
逆順然為當時謀吠非其主不可追罪天子亦顧數更
赦遂免貶滁州別駕聽隨子虔州刺史暢之官改廬州
別駕卒年七十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
汜水獲瑞石嶠為御史上皇符一篇為世譏薄然其仕
前與王勃楊炯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
為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入科高第累補宮門丞崇

文館學士中宗為太子時選侍讀典東朝章疏武后幸
嵩高見融銘啟母碣歎美之及已封即命銘朝覲碑授
著作左郎遷右史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
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
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歛工商而不及往
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動而
搖之市者兼受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所容細人無所
容久必為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

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今江津河
許列鋪納稅檢復稽留加以主司微賂觸途淹久失時
廢業人不聊生魏晉齊隋亦所不行況陛下乎后納之
除司禮少卿仍知制誥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學士融與
李嶠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降節佞附易之誅貶袁
州刺史召授國子司業與修武后實錄勞封清河縣子
融為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
洛出寶圖頌尤工撰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

思苦神竭云年五十四贈衛州刺史諡曰文膳部員外郎杜審言為融所獎引為服總麻六子其聞者禹錫翹禹錫開元中中書舍人翹禮部尚書孫巨右補闕亦有文曾孫從自有傳

徐彥伯兗州瑕邱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為文結廬太行山下薛元超安撫河北表其賢對策高第調永壽尉蒲州司兵叅軍時司戶韋罵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彥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遷職方員外郎奉迎中宗房州

進給事中武后選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
伯李嶠居首遷宗正卿出為齊州刺史帝復位改太常
少卿以修武后實錄勞封高平縣子為衛州刺史政有
善狀璽書嘉勞移蒲州以近畿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
辭致典緝擢修文館學士工部侍郎歷太子賓客以疾
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彥伯事寡嫂謹撫諸姪同己
子秉筆累朝後來翕然慕倣晚為文稍彊澀然當時不
及也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為酷吏所引

死徙不可計彥伯著樞密論以謂否泰榮辱一繫於言
言以濟身亦以覆身無常階亂不密致危不可不慎以
為世戒云

李迥秀字茂之大亮族孫也及進士第又中英才傑出
科調相州參軍事累轉考功員外郎武后愛其材遷鳳
閣舍人大足初檢校夏官侍郎領選銓汰文武號稱職
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兄弟貴驕因撓意諂媚
士論頓減俄坐貶貶廬州刺史易之誅貶衡州長史中

宗即位召授將作少監累遷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還拜兵部尚書卒年五十贈侍中迴秀少聰悟多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迴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猫中宗以為孝感旌大門閭子齊損開元中以謀逆誅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後周京兆尹總曾孫祖貞伯

舊書作匡

伯

襲鄖國公入隋改舒國巨源有吏幹武后時累遷夏
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勾校省
中遺隱下符斂克雖收其利然為下所怨苦坐李昭德
累貶麟州刺史尋拜地官尚書神龍初以吏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
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
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
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會安石為中書令避

親罷政事尋遷侍中舒國公韋后與叙昆弟附屬籍三思封戶在貝州屬大水刺史宋璟議免其租巨源以為蠶桑可輸繇是河朔人多流徙者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偽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巨源見帝昏惑乃與宗楚客鄭愔趙延禧等推處祥妖陰導韋氏行武后故事俄遷尚書左僕射仍知政事帝方南郊巨源請后為亞獻而自為終獻及臨淄王平諸韋為亂兵所殺年八十睿宗立贈特進荆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二十一

州大都督博士李處直請諡為昭戶部員外郎李邕以
巨源附武三思為相託韋后親屬諡昭為非處直執不
改邕列陳其惡不見用然世皆直邕韋氏自安石及武
后時宰相待價巨源皆近親其族至大官者又數十人
竇懷貞字從一左相德玄子少詭激兄弟宗族與馬豪
侈懷貞獨羸儉致名譽仕累清河令有治狀後遷越州
都督揚州長史神龍中進左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
史韋后干預朝政避后父之諱以字稱會歲除中宗夜

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
禁中寶扇障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后乳媪王所謂宮
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媼婿為阿奢
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為國奢
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等以取
貴位為素議所斥名稱盡矣韋后敗斬妻獻其首貶濠
州司馬再徙益州長史乃復故名景雲初以殿中監召
閱月遷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中山縣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二十一

再遷侍中方太平公主用事懷貞傾已附麗日視事退輒詣主第刺取所欲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費鉅萬諫者交疏不止唯懷貞勸成之躬護役作族弟維盜諫曰公位上衮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校瓦木雜廁工匠間使海內何所瞻仰乎不答督繕益急時語曰前作后國箸後為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俄罷為左御史大夫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詹事監修國史又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軍國重事

宜共平章玄宗受內禪進左僕射封魏國公與太平公
主謀逆既敗投水死追戮其尸改姓毒氏然生平所得
俸祿悉散親族無留畜敗時家惟粗米數石而已性諂
詐善諧結權貴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鬚者誤為
之禮監察御史魏傳弓嫉中人輔信義欲劾奏其姦懷
貞曰是安樂所信任者奈何繩之傳弓曰王綱壞矣正
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所悔懷貞猶固止之傳弓
者鉅鹿人忠謇士也終司農丞

懷貞從子兢字思慎舉明經為英王府參軍尚乘直長調鄭令修郵舍道路設冠婚喪紀法百姓德之

宗楚客字叔敖其先南陽人曾祖丕後梁南弘農太守梁亡入隋居河東之汾陰故為蒲州人父岌仕魏王泰府與謝偃等撰括地志楚客武后從姊子及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兄秦客垂拱中勸武后革命進為內史而弟晉卿典羽林兵後兄弟並坐姦賊流嶺外歲餘秦客死而楚客等還俄檢校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與武懿宗不協會賜將作材營第僭侈過度為懿宗所
劾自文昌左丞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稍為豫州長
史遷少府少監岐陝二州刺史久之復以夏官侍郎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坐聘邵王妓貶原州都督神龍初為
太僕卿郢國公武三思引為兵部尚書以晉卿為將作
大匠節愍太子被殺以其首祭三思等柩楚客請之也
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
為黨世號宗紀景龍二年詔突厥娑葛為金河郡王而

其部闕啜忠節賂楚客等罷之娑葛怨將兵患邊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為國取怨晉卿專徇賊私驕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鞠故事大臣為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鯁為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兄弟兩解之故世謂帝為和事天子尋遷中書令韋氏敗與晉卿同誅楚客性明達武后時降突厥沓實力吐敦者部落在平夏會邊書至言吐敦

反楚客為兵部員外郎后召問方略對曰吐敦者臣昔
與之言其為人忠義和厚且國家與有恩必不反其兄
之子默子者狡悍與吐敦不和今言叛疑默子為之然
無能為俄而夏州表默子劫部落北奔為州兵及吐敦
所擒後張仁亶請築三城議者或不同獨楚客言萬世
利也然冒於權利干進不止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
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雖外附
韋氏而內畜逆謀故卒以敗晉卿雖不學然性倜儻垂

卷二百二十一
拱後武后任之宮苑閑廐內外衆作無不總開中藏造
明堂鑄九鼎有力焉

紀處訥者秦州上邽人其妻武三思婦之姊縱使通三
思繇是款昵進為太府卿神龍元年夏大旱穀價騰踊
中宗召問所以救人者三思知之陰諷太史迦葉志忠
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坐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
之符帝信之下詔褒美賜處納衣一副綵六十段與楚
客並同三品進侍中後伏誅

祝欽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父緄字叔良少通經頗著
書質諸家疑異門人張後胤既顯宦薦于朝詔對策高
第終無極尉欽明擢明經為東臺典儀永淳天授間又
中英才傑出業奧六經等科拜著作郎為太子率更令
中宗在東宮欽明兼侍讀授太子經兼弘文館學士中
宗復位擢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進禮部尚書封
魯國公食實封戶三百桓彥範崔玄暉袁恕已敬暉等
皆從受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匿親忌日為御史中丞

蕭至忠所劾貶申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景龍三年天子將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陰迎韋后意謬立議曰周官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曰凡大祭祀王后不預則攝而薦豆籩徹追師掌后首服以待祭祀內司服掌后六服祭祀則供又九嬪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然則后當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明矣鄭玄稱闕狄后助王祭羣小祀之服小祀尚助况天地哉闕狄之上猶有兩服一禕衣二瑤狄三闕狄闕狄既

助祭小祀知搖狄助祭中祀禕衣助祭大祀鄭舉一隅
故不委說且周禮正文凡大祭祀不專言宗廟故云凡
也世婦職但云詔王之禮事亦不專言宗廟又春秋外
傳云禘郊天子親射其牛王后親舂其粢祭統曰祭也
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内外之官哀公問孔子曰冕而
親迎不已重乎答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
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為已重焉則知后宜助祭臣請
因經誼制儀典帝頗以為疑召禮官質問於是太常博

士唐紹蔣欽緒對欽明所引皆宗廟禮非祭天地者周
隋而上無皇后助祭事帝令宰相參訂紹欽緒又引博
士彭景直共議曰周官所云祀祭享皆互言典瑞兩圭
有邸以祀地則地亦稱祀司凡筵設祀先王之昨席則
宗廟亦稱祀內宗掌宗廟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
祭也傳曰聖人為能饗帝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皆互言
也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享未得為定
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廟之總名不獨

天地為大祭也爵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筭之卒爵尸
與筭皆宗廟之事九嬪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祭
天無裸亦無琮爵此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
執大祭祀即為祭天地未得為定明矣欽明据大宗伯
之職以謂后有祭天地之禮按經凡祀大神祭大祗享
大鬼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已上一凡兼言王祭天
地宗廟之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
籩徹此一凡直是后祭宗廟之事為嫌后有祭天地之

疑故重起後凡以別之耳此是本經科斷明白且內宗
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廟薦無佐祭天地語有如助祭天
地誰當贊佐者是則攝薦為宗廟明甚內司服掌后祭
服無祭天服三禮義宗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無其
服又言后有五輅以重翟從祭先王先公以厭翟從饗
諸侯以安車朝夕見王以翟車采桑以輦車游宴按此
后無祭天車明甚歷代史籍郊天祭地代有其禮並不
見皇后助祭之事請稽古志遵舊典時左僕射韋巨源

更傳欽明議帝果用其言以皇后為監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奉豆籩禮成詔齋娘有笑者悉進官初后屬婚上食禁中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睨目左右顧眄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嘆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山憚等腐儒無行以詔佞亂常改作使曲臺之禮園邱之制百王所傳一朝墮放今聖德中興不宜使小人在朝請斥遠之以肅周行乃貶欽明饒州

刺史山惲括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為該淹自見坐不孝
免無以澡被乃阿附韋氏圖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
羞之後徙洪州都督入為崇文館學士卒

山惲者河東人善治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帝昵宴
近臣及修文學士詔偏為伎工部尚書張錫為淡容娘
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為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為黃麋
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
黷而山惲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未

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答
賜服一稱其後與欽明僻論阿世不能終其守久之復

拜國子司業

蕭至忠沂州丞人曾祖德言為祕書少監

按新書云祖德言非也據

宰相世系表至忠為德言曾孫舊書亦正作曾孫

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雨雪

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友至乃去衆
歎服仕為伊闕洛陽尉遷監察御史劾奏鳳閣侍郎蘇
味道贓貪超拜吏部員外郎至忠長擊斷譽聞當時中

宗神龍初為御史中丞始至忠為御史而李承嘉為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慙至是承嘉為戶部尚書至忠劾祝欽明竇希玠與承嘉等罪百僚震悚遷吏部侍郎猶兼中丞節愍太子以兵誅武三思而敗宗楚客等諷侍御史冉祖雍上變言相王與太子謀帝欲按之至忠泣曰往者天后欲以相王

為太子而王不食累日獨請迎陛下其讓德天下莫不聞陛下貴為天子不能容一弟受人羅織耶竊為陛下不取帝納其言止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求治之道首於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歷代所以陵遲者此也今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為粉飾上下相蒙苟得是競夫官爵公器也恩倖私惠也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可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體私謁開

而正言塞日朶月稍卒見凋弊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
臺閣之內朱紫充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才者不用用
者不才又宰相要官子弟竝罕才藝而更相諉託列試
榮班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於樞近退
小人於閑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則天下幸甚且貞
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彊宗亦以擇賢才
爾請自宰相已下及諸司長官子弟竝授外官共寧百
姓表裏相統帝不納俄為侍中中書令時楚客懷姦植

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無所弼正至忠介其
間獨不詭隨時望翕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
我韋后嘗為其弟洵與至忠殤女冥婚至忠又以女妻
后舅崔從禮子無詖兩家合禮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
子嫁女皇后娶婦唐隆元年以后黨應坐而太平公主
為言出為晉州刺史治有名黜吸遣大臣來朝見至忠
風采遠巡畏俯謂人曰是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太平
寢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丐還主以至忠子任千牛死

韋氏難意其怨望能助已即請于帝拜刑部尚書復為
中書令封鄮國公乃參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
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至忠始在朝有風望容止
閑敏見推為名臣外方直糾擿不法而內無守觀時輕
重而去就之始為御史桓彥範等頗引重五王失政更
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公主為宰相及韋氏敗遽發
韋洵壘持其女柩歸後依太平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
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傳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

自返也娣嫁蔣欽緒欽緒每戒之至忠不聽歎曰九世
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已不喜接賓客以簡儉自高
故生平奉賜無所遺施及籍沒珍寶不可計然玄宗賢
其為人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乾
曜遽乎吾以其貌言似蕭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
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弟元嘉工部侍郎廣微
工部員外郎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父璲魏州長史號才吏藏

用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辟穀術長安中詔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離宮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而奉已也且頃歲穀雖頗登而百姓未有儲蓄陛下東巡西幸訖靡休息斤斧之役歲月不空不因此時施德布化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今左右近臣以諛意為忠犯忤為患至今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

仁也忠臣不避誅震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詆以趨
名于後乞下臣此章與執事者共議可否不從姚元崇
持節靈武道奏為管記還應縣令舉甲科為濟陽令神
龍中累擢中書舍人數糾駁偽官歷吏部黃門侍郎修
文館學士坐親累降工部侍郎進尚書右丞附太平公
主主誅玄宗欲捕斬藏用顧未執政意解乃流新州或
告謀反推無狀流驩州會交趾叛藏用有捍禦勞改昭
州司戶參軍遷黔州長史判都督事卒于始興藏用善

著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善琴奕士貴其多能
嘗以俗徇陰陽多拘畏乖至理乃為折滯論以暢其方
世謂知言少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二人前死藏用撫
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
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
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
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無子弟若
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

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
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生驚服終起居郎集賢院學
士

趙彥昭字奐然甘州張掖人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
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教蕩如是吾安望哉不為食
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自長安丞為右臺侍御史
著河西人物志十篇彥昭少豪邁風骨秀爽及進士第
調為南部尉與郭元振薛稷蕭至忠善自新豐丞為左

臺監察御史景龍中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金城公主嫁吐蕃以彥昭為使彥昭顧已處外恐權
寵奪移不悅司農卿趙履溫曰公宰相而為一介使不
亦鄙乎彥昭問計安出履溫乃為請安樂公主留之遂
以將軍楊矩代睿宗立出為宋州刺史坐累貶歸州俄
授涼州都督為政嚴下皆股慄入為吏部侍郎持節按
邊遷御史大夫蕭至忠等誅郭元振張說言彥昭與祕
謀改刑部尚書封耿國公實封百戶彥昭本以權幸進

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嘗衣婦服乘車與妻偕謁其得宰相巫力也於是殿中侍御史郭震劾暴虐惡會姚崇執政惡其人貶江州別駕卒和逢堯岐州岐山人武后時負鼎詣闕下上書自言願助天子和飪百度有司讓曰昔桀不道伊尹負鼎干湯今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調逢堯不能答流莊州十餘年乃舉進士高第累擢監察御史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攝鴻臚卿報可默啜遣貴近頡

利來曰詔送金鏤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
雖得公主猶非實請罷和親欲馳去左右色動逢堯厲
聲曰漢法重女壻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為貴可
汗乃貪金而不貴信邪默啜聞曰漢使至吾國衆矣斯
食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逢堯說之曰天子昔為
單于都護思與可汗通舊好可汗尚嚮風慕義襲冠帶
取重諸蕃默啜信之為斂髮紫衣南面再拜稱臣遣子
入朝逢堯以使有指擢戶部侍郎坐善太平公主斥朗

州司馬終柘州刺史逢堯詎詭當大事敢傲福故卒以
附麗廢然唐興奉使者稱逢堯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一